

西门轶事(小小说)

□ 李武强

奔腾在秦晋之间的黄河西岸座落着一个自然村,名为惜村。村子很大,约莫四千余人。其东临黄河,南北为塬,西边垒一城墙,中设一门,是村人与外边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,人称西门。

岁月更迭,黄河依旧,城墙倒塌,西门依在。村人沿着祖宗留下的西门出出进进,演绎着不同时代的故事。

西门口,锣鼓喧天,人声云集。一队青年人胸带大红花,跨下高头大马,从村中大巷伴着欢快的锣鼓走向西门,在人们的欢呼声中,穿过西门,向外走去。

“人家娃能上前线打鬼子,为啥不让我娃去?”

“大叔,你家根子是独苗,上面有规定,独子不能当兵。”

“老哥,让根子在家里把庄稼务弄好,多打粮食,多贡献,也一样是支援前线哩。”

“人家不是先进,就是军属,我什么都不是,心中真不好受。”

“村里人谁不知你是种庄稼的把式,不少人还想拜你为师哩。走,咱们到前边再送送她们。”

……

鼓声随着当兵的后生们远去,送行的人们也三三两两散去,唯有那西门楼

座落在新春的暖阳里,静静地犹如什么也未发生过。

西门口,锣鼓喧天,人声云集。一队青年人胸带大红花,分坐在几辆大胶轮车上,从村中大巷伴着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的歌曲,走向西门,在秧歌队的引领下,穿过西门,向外走去。

“阳子哥,你放心吧去吧,家里有我哩。”

“大兰,一打完美国佬,我就立刻回来。”

“大蛋,到外边小心点。”

“二娃别忘给家里捎信。”

……

鼓声随着赴朝的勇士远去,送行的人们也三三两两散去。唯有那西门楼耸立在三春的艳阳里,静静地犹如什么也未发生过。

西门口,锣鼓声起,村民聚集。一队青年男女扛着锨,拿着镢,拉着架子车,从村中大巷伴着“学大寨,赶大寨,大寨精神代代传”的乐曲,走向西门,在一辆红旗招展,高音喇叭四响的宣传车引领下,穿过西门,向外走去。

“好好的地都撂荒哩,却跑到驴头山修梯田,真是胡弄!”

“没办法,上边要求搞样板,谁敢不

执行。”

“你说话注意点,小心把你搞成现行反革命。”

“多半栽都入土了,还怕撒!”

“走走走,快犁地走,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好。”

……

鼓声沉落,人声散去,唯有那西门楼在秋风中沉寂,静静地犹如什么也未发生过。

西门口,人声嘈杂,不是集会,胜似集会。没有锣鼓,没有送行,没有音乐,只有人的欢呼声、乱喊声、说话声、慨叹声。

“辛辛苦苦三十年,一下退到解放前。”

“早都应该打破大锅饭,分田到户。”

“一会儿合,一会儿分,到底是咋搞的嘛?”

“分与合还不是上边一句话。管它,从今后,种好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。”

“分分分,赶快分,这种吃不饱,饿不死的日子早都过够了。”

……

夜已很深,人已散去,唯有那西门楼在残冬的月夜里沉默,虽然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,但显得十分无奈、凄凉。

西门口,车水马龙,往来不断,三轮车声,摩托车声,手扶拖拉机声,还有几句西洋乐声,交织在西门楼下。

“这门楼真碍事,我的三轮车蹭了几回。”

“就是,那天我开着拖拉机拉着玉米秆,愣是进不来,只好将玉米秆卸了一半,才勉强进来。”

“不如把它拆了,出出进进多方便。”

……

残阳如血,映照门楼。西门楼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佝偻在那里,默然无语。

西门口,残楼破洞,人声寥落。车虽辘辘,无马萧萧,人虽不断,皆是过客。日升月沉,孤楼更孤。

“山子,洞挖好了没有?”

“好了,把雷管给我。”

“离远些,我按按钮了。”

……

门楼消失,西门口豁亮。有人拍手称好,也有人大骂败家,有人欢快,有人失落。更多的人好像这里什么也不曾有过,什么也不曾发生过。

西门口,已不再拥有西门楼、西门,也不再是昔日的西门,但西门口的故事仍在继续,只是不知是重演,还是新曲。

村庄里的道德

□ 袁国燕

“苍苍岭,莽莽川,云雾静寂,不见终南”。这是陕西建筑科技大学教授、艺术家傅强先生在周至县苍峪村写生时,即兴题写的一首小诗。我看到这首诗配在他拍摄的一张照片下。仔细看那照片,果然山雾氤氲,岭壑苍茫,天地肃然,引人无限遐想。

我想,吸引艺术大师的苍峪村,除了有千古文脉,有传奇故事,一定还有独特的气质。传说,文字始祖仓颉曾在村子的上人院一带活动,古时就建有“仓颉庙”。而历史又让伟大人物、伟大事件轮番在此交集:周文王在这片文脉盛地推算八卦、演兵布阵,姜子牙在此点将封神,占卜天象,周武王在此领兵伐纣,建设行宫。

三千年的蓊郁苍翠,让这个古村占尽风情,不同凡响。五年前,原周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长怀先生就告诉过我,苍峪村建了一个民俗博物馆,我却一直未能成行。2017年盛夏,我在周至县翠峰镇采访精准扶贫,想到苍峪村和那个神秘的私家民俗博物馆离此不远,心下一动,便打电话向他询问具体位置,先生告诉我,进村随便问都知道。

民俗博物馆馆主刘伟,早年前就认识,他是个文化人、艺术家,在收藏、书画、文学、建筑方面颇有建树。五十岁时,他提前卸甲归田、隐居故里,在老祖宗生活过的地方守根、守心,成为一个特殊的“驻村干部”。他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,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一座乡村民俗博物馆。从此身兼馆长、讲解员、看门人。用最长情的陪伴,守护着村庄的过去,热爱着村庄的现在,培养着村庄的未来。

顺着猕猴桃交道的乡间小路进了村,拐过两道弯,眼前出现一座青黛灰瓦、翘檐坡顶的宅院,墙外一溜默然肃立的拴马桩,忠实地守护家园。一簇老槐枝矜矜持地探出墙来,那砖缝里便翠生生,瓦棱间也绿苍苍了。门楣一幅“耕读传家”隶书,气韵超拔,劲健厚朴。

我的目光落在屋檐下的两只大红灯笼上,灯笼上各有一个字:“根”。清风拂来,“根”就在眼前轻轻地晃,晃成一根棒子,敲击着我的心。如果一个乡村失根了、“空心”了,那里的田野、房屋和人,一定是空虚的。空虚,何尝不是一种贫瘠呢?

刘伟热情地出门迎接我,随他进了大门,眼睛立刻不够用了,纺车、轱辘、碾盘、胡基,让我一头扎进时光深处,农耕文化的朦胧记忆在那一瞬间苏醒。刘伟一一介绍留下先辈体温的衣物、手稿、用品、影像,以及院中那棵爷爷植下的树,每一件老物,都有故事,生命在时光里的消逝和永恒,可触可感,让人唏嘘。这是家族的根,又何尝不是一个村庄的来处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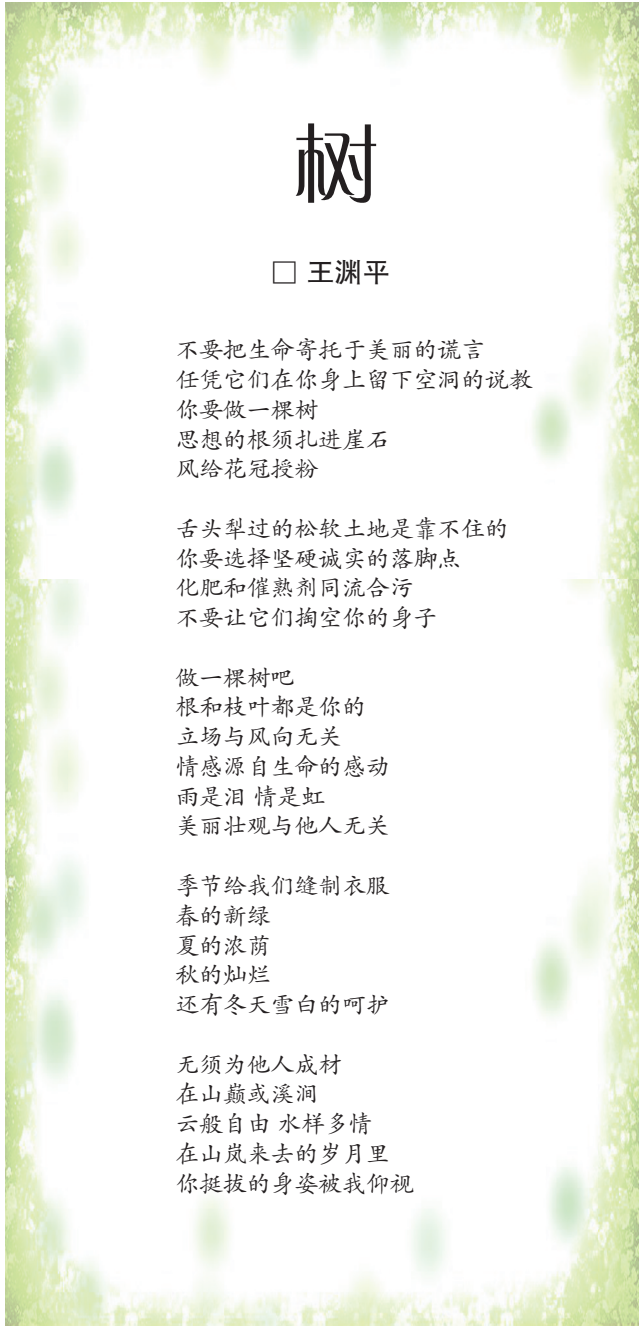
祠堂正中有一副对联:“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,世事让三分天高海阔”。对联内容是刘伟亲自拟的。我细细品咂,忽然意识到,这个村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,全在这谆谆教导和瓦舍老物之中。一个家族的博物馆,像一根定海神针,把一个村庄的格局撑得天高海阔。

馆内移步换景,繁而不密。让人身处怀旧和现代之间、怀念和现实之中。超大的书画桌、骏马奔腾的根雕、鱼儿游弋的池塘、两棵对望的石榴树,都匠心独具,情有所指。每一处,都是文化符号,每一物,都有家族故事,尤其是刘伟的儿子精心制作的家族纪录片,三十分钟片子不闻一语,只用镜头和字幕勘探时光,讲述一个家庭的传承,一个村庄的文脉,把过去告诉现在,把今天告诉未来。

一种静寂的繁华,一种古朴的崇高,瞬间折服了我。那些生活的精神,和精神的生活,都在这宅第间繁衍,并且借了时光的酒缸,发酵着与时俱进的梦想。

谁能说,这座吸附了魂魄的民俗馆,不是古村的心脏、游子的精神坐标?

想起老子《道德经》里的一句话:“道生之,德畜之,物形之,势成之,是以万物莫不尊道,而贵德。”是的,在这个叫苍峪的古村里,从来不缺精神的超拔和仰望星空的目光。在紫气东来的天空,即使结草为庐,也是为了观望天象。这个厚植着道和德的村庄,一定会有好的“收成”。



树

□ 王渊平

不要把生命寄托于美丽的谎言
任凭它们在你身上留下空洞的说教
你要做一棵树
思想的根须扎进崖石
风给花冠披粉

舌头犁过的松软土地是靠不住的
你要选择坚硬诚实的落脚点
化肥和催熟剂同流合污
不要让它们掏空你的身子

做一棵树吧
根和枝叶都是你的
立场与风向无关
情感源自生命的感动
雨是泪 情是虹
美丽壮观与他人无关

季节给我们缝制衣服
春的新绿
夏的浓荫
秋的灿烂
还有冬雪白呵护

无须为他人成材
在山巅或溪涧
云般自由 水样多情
在山岚去来的岁月里
你挺拔的身姿被我仰视



云海梯田

张荣记 摄

走进云雾山

□ 陈墨

烟雨霏霏,云雾缭绕,满目苍翠,风光旖旎。阳春三月的最后一天,我参加了由影述培训机构组织的“采茶、旅拍、人像教学”采风拍摄联谊活动,感受登山的乐趣,观赏少数民族风情,拍摄茶园春色,放飞心情、体验美景,享受大自然的恩惠。

刚到茶园,心情无比激动,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茶园。见一片片碧绿的茶叶,连绵起伏,一望无际,如一束束腰带,点缀着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大山,有着诗意、幻想的境界。传说古时候,一支苗族祖先历经战乱从海边迁徙到云雾山,为了帮助苦难的苗胞重建家园,一只金凤凰从遥远的南海捎来茶种,从此云雾山成了茶山,苗家日子日益红火。

云雾山有“中国苗岭贡茶之乡”的美称,位于贵州南部苗岭山脉的主峰。据悉,这里都是均匀尖核心产区,国品黔茶主要种植加工基地,云贵贡茶自隋朝开始,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六朝皆为贡茶,是贵州唯一有碑文记载的贡茶。

上午9时许,我们在苗公主庄园饮茶小憩,雨停了,太阳被薄云所罩,云外投射出十分柔和乳白的光,天空像一袭含着蒸汽的浅蓝色轻纱,覆盖在云雾山上,身着苗服的女老板开着“大奔”带路进山,我们乘坐的大巴紧随其后,一路领略诗歌田园般的黔南风貌。

从苗公主庄园出发,穿过一片片稻田,顺着公路爬上云雾山顶。放眼望去,一栋栋苗家新居掩映在绿树丛中,一个个苗家新村犹如一双双闪亮的眼睛,守望着这片绿色的大地;一片片茶园波浪起伏,山乡茶农隐约其中。山中盛开着淡雅、清香的各色小花,姹紫嫣红,交相辉映。

于是,我驻足在云雾山中,捕捉风景,拍下了定格的照片,照片虽美,远不如实景好看!我陶醉在香茗和思绪的浅梦中,迟迟不能移动脚步。

午饭后,我们按照之前的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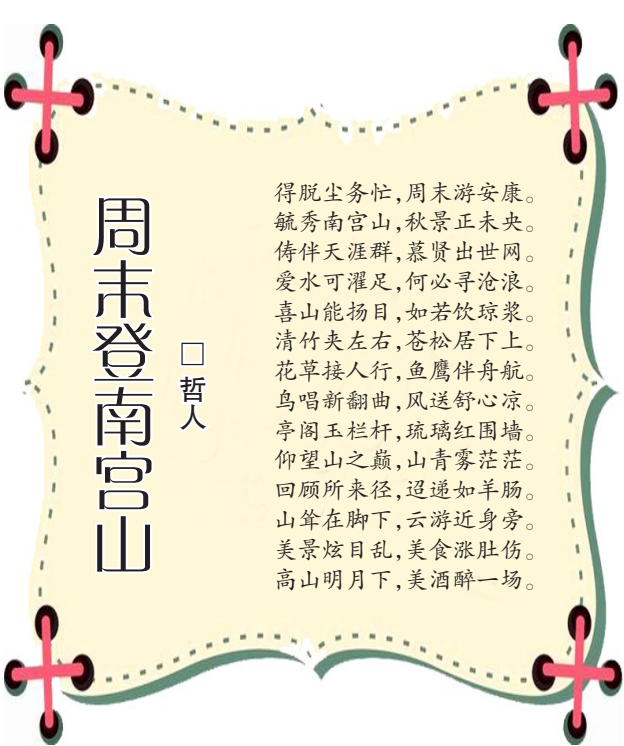
划前往贡茶农庄,路过湖边停车拍照。湖水清澈犹如明镜,清晰映出蓝天白云,模特站在湖边水泥路上,隔不多时就换一个美妙的姿势,师生们纷纷按下快门,留下一个个美好瞬间。

天高云淡,一碧如洗。站在山腰,山风徐徐带着茶香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,伴随我穿梭在茶树之中,享受着茶树的抚摸,神清气爽,心旷神怡。茶园一片嫩绿,影友一边拍摄,一边摘下一粒粒绿雀舌;模特摆出美丽的POSE,让我们脱离僵硬的摆拍,捉住独特气质。

时光在流逝,拾级而上移步换景,登高览胜。真所谓“观山则情满于山”。我的心随着流动的瞬间在移动,想你的春天,我许你静静的居住在我的心底,在满含墨香的季节里,相守在世間清浅的路上。

山中的风景,深深地定格在我的文字里。

■屐痕处处■



周末登南宮山

□ 哲人

得脱尘务忙,周末游安康。
毓秀南宮山,秋景正未央。
俦伴天涯群,群贤出世网。
爱水可濯足,何必寻沧浪。
喜山能扬目,如若饮琼浆。
清竹夹左右,苍松居下上。
花草能入行,鱼鹰伴舟航。
鸟唱新翻曲,风送舒心凉。
亭阁玉栏杆,琉璃红围墙。
仰望山之巅,山青雾茫茫。
回顾所来径,迢迢如羊肠。
山竿在脚下,云游近身旁。
美景炫目乱,美食涨肚伤。
高山明月下,美酒醉一场。



书法

蒋绍缜

作

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
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读林校长的致歉信

□ 商子雍

劣行——网络传言,不说也罢!要说的是,与阮省长相比,林校长毕竟还公开认错。尽管信里也有推脱,乃至为自己详功摆好的内容,尽管对网上指出的另一处错读(莘莘学子)避而不提,尤其是那一通明显是教训别人的内容:“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,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”,更是彻头彻尾地胡说八道,但他总算是公开道歉了,强过云南那位绝不认错,决心坚定如山的阮省长多矣!

当然,也不是所有犯过类似错误的大学校长,比如在接待宋楚瑜、郁慕明、连战三位台湾政党政领袖的公开仪式上或错读字音、或错解词义的清华校长、人大校长、厦大校长,都会像林校长一样公开

的谅解和赞扬。

或有人问:你所说的那种“权令智昏、厚颜无耻、一贯死不认错的官员”,可以请一位出来让大伙儿见识一下吗?当然可以。去年、或者前年吧,云南一位也有着博士学位的阮姓省长,也是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,竟然把“滇越铁路”读成“镇越铁路”,被人嘲笑为“云南省长不识滇,滇地学童笑翻天”;据披露,这以后阮省长又先后两次在公开讲话时,把云南名胜“抚仙湖”读成“抚优湖”、把“饮鸩止渴”读成“饮鸩(jiu)止渴”,丑陋的水平直追鲁瑛了,可你见过这位省长大人认错、道歉吗?

据说,比阮省长更大的官,也有在庄严的大会上屡读别字却从不认错的

认错、道歉。差劲儿啊,这三位连认错、道歉也不肯(抑或不会)的大学校长。

林校长在他的道歉信中,回忆了自己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,包括无书可读在内的种种惨状,是啊,在一个仇视先进文化、肆意摧残教育的大环境里接受“基础教育”,林校长后来的博士学位、教授职称多少有点儿水分,在所难免,也因此,我们不能不倍加痛恨那场至今仍在荼毒中国人的(包括林校长在内的)巨大灾难!

林校长在致歉信中还坦率承认,自己“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,也有缺点和不足,也会犯错误”。善哉斯言!古人曰: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”而事实上,就算真的有所谓的圣贤存在,他也绝对不会是那种说话句句是真理、行事件件都正确的完人。人类历史上,但凡把自己伪装成无所不能、永远正确、要别人绝对服从的家伙,其实都是居心叵测的野心家,到头来只能祸国殃民。

■笔走龙蛇■